



艺术家简介

高小立,山东烟台人,高校教师,致公党党员。先后毕业学习于山东艺术学院、景德镇陶瓷大学、上海同济大学。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会员,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,淄博美术家协会理事,淄博市侨联书画院院长,国家艺术基金支持艺术家。



《工业构造NO.6》



《工业构造NO.1》



《工业构造NO.3》

工业管道的血脉之魂
——高小立油画作品赏析

□ 刘池水

曾几何时,在机器轰鸣的工厂深处,隐藏着一条条蜿蜒的管道。它们默默输送着流动的液体,传递着工业的力量。

这些承载着无数奋斗者希望,输送着生命血液的工业心脏,一一见证了岁月沉淀、工厂变迁和无数次的变革。

在隆冬时节,画家高小立写生多幅工业题材的作品,通过油画媒介,意象的表现手法,展现了那个时代祖国建设者为国家建设作出的杰出贡献。

看完作品后,颇有感

触。作品以红色为主基调,洋溢着青春的激情,极具张力和视觉冲击力,他的这种极具辨识度的个人风格,使作品鲜活生动,并加强了艺术感染力。他用这种前卫的表现形式开拓了油画新的表现领域,形成新的审美风格和价值趋向。作品在致敬无数奋斗者的付出和奉献,进而激发发现代青年的创业激情,服务区域经济,报效国家,为中国梦实现贡献智慧和力量。

(作者系淄博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、第一副主任)

相亲仪式上的橙子

□ 祝会敏

每次我家小超市有年轻人来买东西,烟酒糖茶加上水果一大兜子的时候,我妈总会八卦地问人家:“小伙子,是不是去相亲呀?如果是相亲,一定要带上几个橙子,图个好彩头,肯定就‘成’了。”

我在一旁总会替我妈尴尬,这多少有点“兜售”或者“道德绑架”的嫌疑。这还不算,稍微熟悉一点的,我妈还会瞎指挥。我三姑家磊磊去相亲,我妈亲自陪着去的,去的时候我妈就没提橙子的事,我还以为她忘了,询问之后才知道,磊磊本就有中意的姑娘,是三姑硬催着磊磊去相亲的。相亲回来,磊磊一脸黑线,我妈在三姑家待了一下午才回来,也不知道说了啥,最后三姑终于同意磊磊娶自己的意中人。

自己家的事情往往是最难的。我姐30多岁了还没找到合适的对象,只要她回家,全家不是在催婚就是在旁敲侧击。奶奶甚至说:“不结婚,老了连个端药的都没有,瞧人家武大郎还有人给端药呢。”姐姐白了眼说:“给人药死了,还不如一个人孤独终老。”我妈忙在一旁解释:“你奶奶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奶奶今天中午吃的对虾,这不就想起你来了吗!”看看,吃个饭都催婚,我奶奶幸亏没吃夫妻肺片,不然催得更厉害。

我妈经常给人家相亲出主意,自封军师,到了自家的事却犯迷糊。我哥准备好的相亲被我妈推掉了,原因竟然是上个世纪两个村子因为浇地抢水源打过架。我妈拗不过我哥,又不甘心,我哥去的时候她也不说让带着橙子。

第二年娶进门的嫂子漂亮温婉又知书达理,我妈这才有点后悔自己当时的阻挠。我故意问我妈,为什么当时没让我哥带橙子去相亲,我妈略带尴尬地笑笑:“只要人‘橙’,一切都会好的。”我妈接着@我姐:“你啥时候带好小伙回家,我给你准备三篓子橙子哈!”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,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,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: lzc b f k @ 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,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,谢绝一稿多投。

难忘过年洗澡那些事儿

□ 张修东

每当室外冰天雪地,总会想起逝去时光里那些暖心事儿,尤其是临近过年,去澡堂“下饺子”的一幕恍如昨日,历历在目。

过去,在寒冷的冬天,洗澡是件不大不小的事儿。平日,洗也行,不洗也中,就是小事;一旦临近过年,家人催促也好,自觉自愿也罢,彻彻底底洗上一次澡,去污清垢,干干净净过年,可是意味着霉运被冲走,特别有仪式感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,在农村老家,在年幼的我心中,所谓的过年,就是脱下旧衣换新装,给长辈问好磕头,然后多数的心思就是玩了。年前,没有洗澡的安排,年后,更是懒得动弹,不洗澡,年也过来了!

有一年,村庄附近建了露天铁矿,我家有个亲戚在那里上班。得知他们的待遇,我就盘算着,自己啥时候也能享受到去铁矿澡堂洗澡

的待遇。

机会说来就来。那个亲戚告诉我,年前有几天,澡堂是对外开放的,不过,人挤人,也不见得能洗干净。

终于在一个周末,我如愿以偿到了铁矿澡堂。像村小学三间教室大小的澡堂里,水蒸气挤满了每个角落,进门如入仙境。试试水温,我迫不及待跳入池中,像极了过年进了热锅的饺子。等到看清同学面孔,就开始打起水仗,一时竟忘了来时母亲的嘱咐。眼看来澡堂“下饺子”的人越来越多。

有了第一次的舒坦,便有了对泡澡的向往。人生旅程中,有些愿望是在不经意间实现的。

一个寒假,我来到父亲所在的煤矿,他给我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步行几公里去煤矿澡堂洗澡。一个班的矿工几百人,这个澡堂自然比铁矿那个大得多。由于岔开了矿工下班洗澡时间,也就没有了“下饺子”的拥挤,连

续几天,彻底满足了我对泡澡的渴望。

时针指向上世纪80年代初,我成了一名煤矿掘进工。吃饭一睡觉一看书一上班一洗澡一下班,成了生活的“六部曲”,洗澡成了生活中的一环。几个池子轮流坐庄,池清水净,再也不见“下饺子”的情景。

遇到过年,附近村民还是到矿上洗澡。有票的村民,不论老幼,常常避开矿工上下班时间在澡堂扑腾。大部分村民需要花几毛钱买票,在澡堂的长条凳上躺一会儿,再洗一会儿,洗得累了才肯回家。

多年前,一座煤矿有好几处澡堂,分布在矿里和宿舍区。不论春夏秋冬,那份热气蒸腾,那份冬日里的独特暖意,沉淀成了独特的回忆。

后来,随着时代发展、社会进步,太阳能热水器、电热水器、燃气热水器步入

矿工家庭,家家户户都感受到洗澡的便利。年前都挤着去澡堂“下饺子”的日子,一去不复返了。

尽管在家洗澡已经很方便,但有些老矿工对去澡堂“下饺子”的留恋之情仍难以割舍。我熟悉的邻居李叔,十几年前退休。我问他,咋不安太阳能,用起来挺方便的。他说,不是没钱安,而是喜欢泡在澡堂池子里,更愿意看看那些从井下上来的矿工兄弟。

原来,对澡堂“下饺子”的思念,会这么久远。

